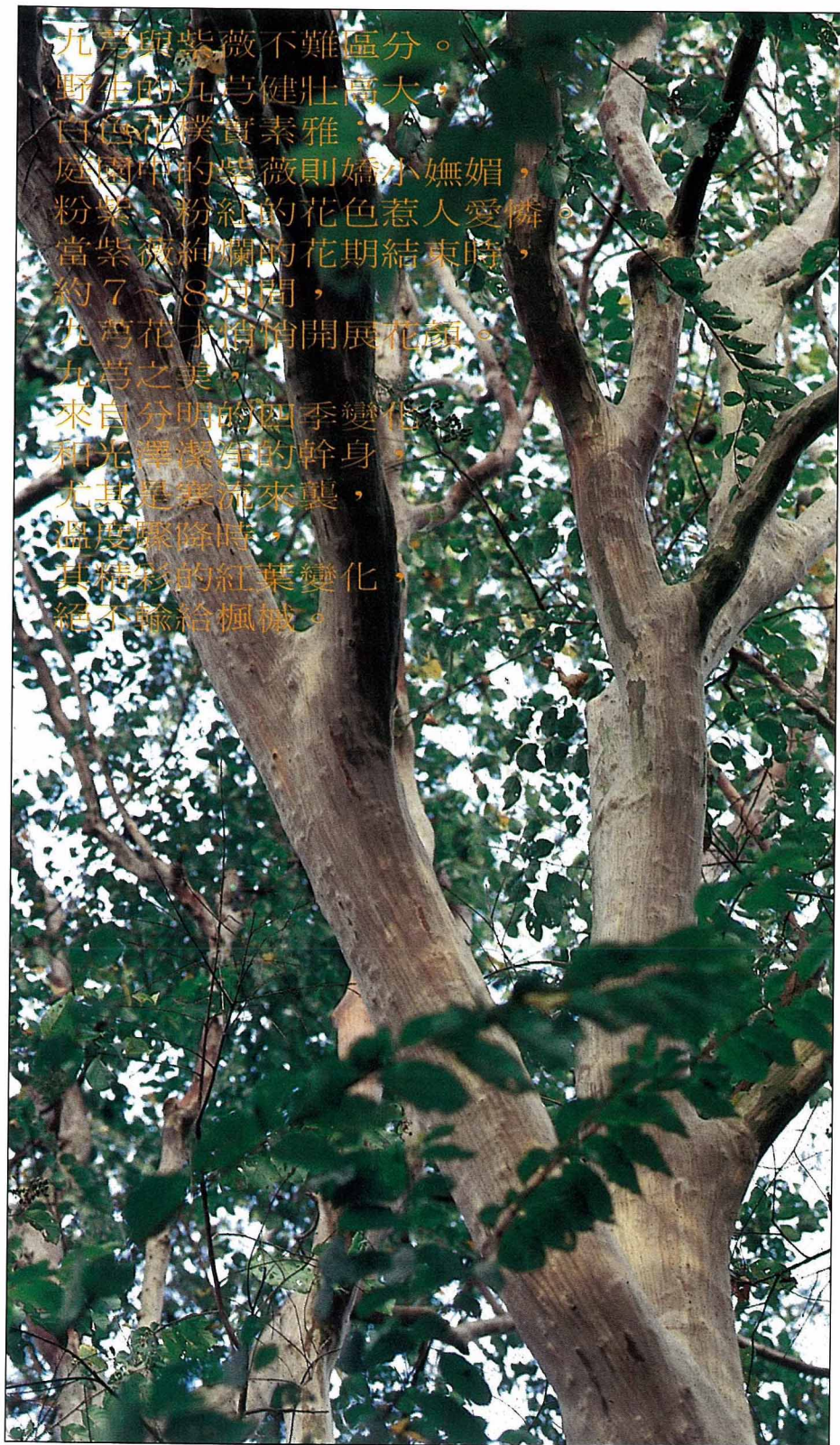


九芎的時節風華

九芎與紫薇不難區分。野生的九芎健壯高大，白色的樸實素雅；庭園中的紫薇則嬌小嫵媚，粉紫、粉紅的花色惹人愛憐。當紫薇絢爛的花期結束時，約7～8月間，九芎花才悄悄開展花顏。九芎之美，來自分明的四季變化和光澤潔淨的幹身，尤其是寒流來襲，溫度驟降時，其精彩的紅葉變化，絕不輸給楓槭。



九芎的樹幹會脫皮，形成光滑的外表，予人潔淨的美感。

不知不覺又到了歲末冬臨的時節，行道樹的系列寫到這邊似乎也該暫時告個段落，即使仍有許多精彩的植物被冷落在這都市化社會的某個角落，但我們由歷史中明白，潮流的更迭往往超乎人們的預料，說不定哪天這些被打入冷宮的植物，又一躍變成熱門的趨勢呢！

中國的青草藥，印第安的巫醫，印度的瑜珈療法，甚至許多不可思議的土方法，在西方科學領軍的頭一百年裡倍受壓抑，甚至摧殘。但隨著疾病的昌盛和多樣性，使西方醫學也面臨困境。這時才又回頭向傳統醫學甚至是蠻荒的巫師學習，並試圖尋找新的療疾方法。為此聯合國還成立了龐大的醫療研究計畫，並且不惜代價花費數十億美元，只為了蒐尋和研究這些當年被棄之如敝履的傳統醫術。這種情形和人生的許多悲歡離合，與植物的更迭變換，其實都有相似的境遇。

今天談論的主角——九芎，也和大多數我曾寫過的植物一樣，擁有遠盛近衰的事實，這一幕幕上演中的劇目，令人充滿緬懷，也勾起我對舊時童年時光的無限追憶。

九芎屬於千屈菜科、紫薇屬的落葉性中喬木，其分布由中國大陸西南部延伸至琉球等地，台灣全境平野至低海拔山區廣見自生。由於生性強健且材質堅韌，因此先民開山屯庄時，經常需與之爭地或利用它的枝幹來製作工

具。小時候常聽長輩談起，鋤頭、斧頭、鐵鏈柄…等用九芎的木材最好，且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正確，但已足夠說明九芎在民間的運用是如何的普遍。

早期先民與自然搏鬥，留下許多見證性的地名，關於九芎的便有數個地方，新竹縣的芎林鄉，早期其實叫做九芎林，即使是目前仍有許多九芎分佈。宜蘭也有個地方叫九芎湖，過去也以盛產九芎而命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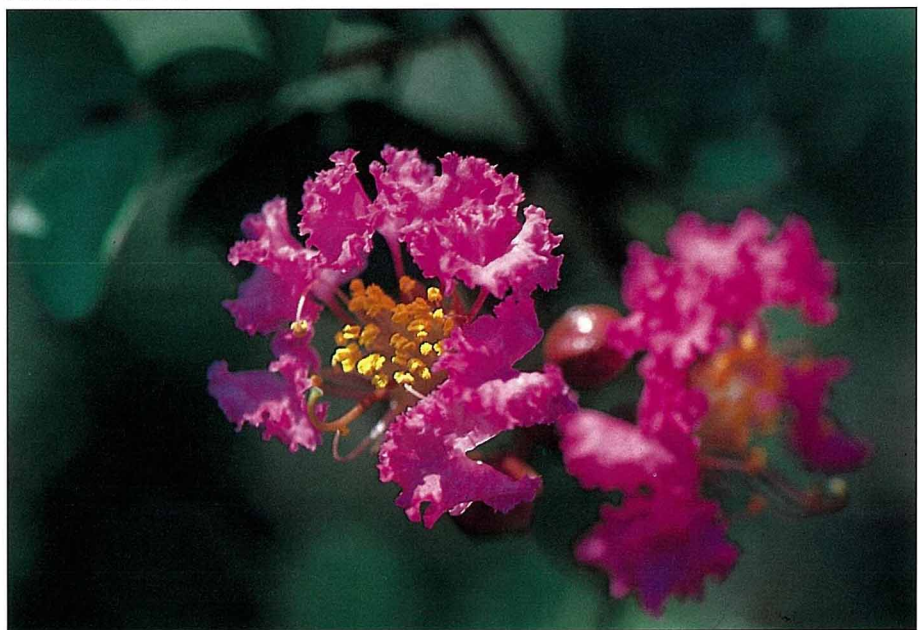
九芎與紫薇

九芎的名稱固然大家並不陌生，只是多數人看到的恐怕都是紫薇而不是九芎。這兩種植物同科同屬，其性狀自然十分相似，其間最大的差異恐怕是樹高吧！一般紫薇屬於小喬木或是灌木，在株高上確實遜於九芎，而在花色上則比九芎豐富許多。

九芎的花都是白色，而紫薇的花不但有白色也有紫色、紅色和多色等，一般常見的紫薇以粉紅至紫紅的居多。九芎多半野生，而紫薇則側重庭園栽培，在栽培的屬性上也大異其趣。台灣最早引入紫薇是在西元1700年，由大陸華南引進。早期紫薇算是一種十分高級的盆栽及庭園樹，種在庭園裡很容易被偷，那種情形和種達摩蘭花的情形相類，當然價位上是遠不及達摩，但在當時擁有一棵紫薇確也十分風光。想來，這也不過二十餘年前的事而已，如今紫薇的身價也已殞落，而本土自生的九芎在都市內更幾近絕跡的地步。這種情形跟九芎的成長很難快速變成巨木有關，在講究速效的工商社會裡，慢節拍的事物是很容易被淘汰的，我想九芎大概也是如此吧！



九芎果實呈長橢圓形，與紫薇的球狀略有差別。



紫薇花在外形上與九芎十分相似，但色彩較富變化。



秋冬之交，九芎的葉片會變黃紅而萎落。

九芎與我

回頭說說我童年時的九芎吧！那時父親不知從何處帶回一棵九芎的苗，種在舊宅的院子裡，經過幾年後終於開花了。盛花時，鄰人經過院子旁總不住的讚賞，那時小小的心靈裡委實填滿了莫名所以的驕傲，但這種驕傲持續不了多久，有一天早上竟發覺它被偷了，這事讓我難過許久。以後父親改種紫薇，並且在院子外圍了竹籬還養了條大狼狗，這棵紫薇遂保留至今。家裡後來搬了幾次，但總在同一條街上，父

親又熟稔一些園藝的基本知識，所以移植了多次，都還能茂盛地生長如昔，想來可能與我家有緣吧！這棵當年我可攀爬的老紫薇，現在已載負不了我的重量，雖然經過了二十餘年的洗禮，但感覺上它似乎大的不多。事實上，知道它是紫薇而不是九芎也是近10年間的事，因為坊間有園藝的書籍出版了，由對照中才知道我們錯認紫薇為九芎竟也迷迷糊糊的度過10年。我不禁要想，如果我不曾學習園藝，而父親不愛好園藝，那麼這個美麗的錯誤，恐怕將持續更長的時光。

根據我個人粗淺的心得，九芎和紫薇的差異除了株高、花色之外，九芎可大到直徑80公分以上，高度可達20公尺左右，除了少數野外的巨大植株之外，都市內已十分少見了。紫薇的株高頂多在10公尺以下，樹幹的直徑也小多了。另外，花期的區別也十分明顯，紫薇的花期由初夏的4月份開始，可一直延續至7~8月間；而九芎則在7~8月間才開花，9月便花落結果了。

由於紫薇是栽培種，因此野外看到的自生性類似植株應該是九芎，而栽培的植株則不見得一定是紫薇。現在又由亞洲、澳洲相繼引入台灣的大花紫薇，是1898年起才陸續進口的，由於生性強健而且生長快，已變成十分普遍的行道樹，近年來在台北、高雄許多新興路段上廣為栽培，為市容增色不少。大花紫薇雖同為千屈菜科，但葉大、花大而且果實大，因此在外觀上十分容易區別，不若九芎和紫薇之間的難辨識。

九芎和紫薇的相似，因此九

芎別名為小果紫薇或南紫薇，古文的記載始於清植物名實圖考，當時的名稱為拘那老，也叫芭飯花或九荊，九芎則是台灣民間的通稱。紫薇最早出現在廣群芳譜中，又名百日紅，另有一名為怕癢花，聽說人用手爪搔樹皮，整枝幹至頂會動搖，好像人怕癢似的，有機會您不妨試試。

九芎四季之歌

九芎的美麗，來自分明的四季和光澤的幹身，尤其平滑舒坦的樹幹最是予人清淨素雅感受，感覺上它總是特別的乾淨。

初春的九芎，萌生新芽時，真應了「枯木逢春」形容，不耐期待的新芽像是由一片死寂中突而出，由橙紅而黃綠，由柔嫩而堅挺，那種感覺配合新春涼冽的空氣，簡直就是一種莫名的鼓舞。

夏天，綠葉和著灰黃斑剝的幹身，像極出浴的芙蓉，有一種想入非非卻又莊嚴的美感。而且樹幹涼涼的、滑滑的，令人有一種清涼的遐想。

由盛暑轉秋時，便是花苞悄悄蘊育的時節。由於花苞味淡微苦而且有清香，因此山居的孩童常取來當零食，才有「芭飯花」的別名。我童年時最喜歡拿花苞來玩，先採摘一串花序，然後在花苞基部用力往前擠，這時的白色花瓣會破繭而伸展，很像電視上花瓣突然開放的畫面，這感覺快樂極了。不過這個舉動經常受到長輩的喝責，久之我也淡忘了。7~8月九芎開花時，是一大片一片的開，而且多在樹冠層，像雪又像棉絮，除了花萼部分黃色之外，花瓣白得像冰糖銀耳中的白木耳，透亮而光澤迷人。

花後便迅速結果，而入秋後葉片也會開始變黃變紅，其精彩程度絕不輸給楓槭之類。九芎的紅、黃葉變化也與溫度的驟降有關，如果運氣好時，可以看見全株葉片變紅；如果運氣差些，至少也有黃葉可以欣賞。

九芎的落葉實在很美，最近我回南部，途經溪洲的蘭州國小（過去是台糖的舊址）特意去拜訪幾棵已有50年以上的九芎，踩著滿地的黃、紅落葉，細細回想舊時前塵，那心情真像沉釀的酒，有香有味卻不灼人。只可惜像這樣的老樹實在愈來愈少了，只怕有朝一日這片土地移做它用，這些老樹恐怕都將成為一段歷史。

冬季的九芎除了枯禿之外，仍是枯禿，死氣沉沉，如果不是來年再孕生機，恐怕也難看出任何生氣。

活命濟世之寶

走過拓荒史的九芎，除了木材可以製作工具之外，新芽和葉片是創傷救急的良藥，樹根可以治腹痛、中毒或毒蛇咬傷的症狀，過去也曾治癒瘧疾。雖然今天這些都已有先進的藥物來取代，但在當年卻也是活命濟世的寶物。雖然在現實的生活中九芎離我們愈來愈淡遠，但你我仍應心存感念，而且虔誠緬懷，畢竟它替你我看守過這片土地，也看守過我們先世的家人。

九芎，也許不再適合都市的栽培，也許不再吸引人們的目光，但我知道它仍然生長在我們的四周，也許是稍為遠一些的山野裡，或是人跡少至的原始林裡；我深切的盼望，它的美麗和它的際遇，能讓我們共同珍惜。 ◆